

著述
述一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908
2



文庫11

A/1908

2

行刊月六第非四卅百区千二元紀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目錄

京搗煉化石

附

呉服店

奴茶店

待合茶

淨瑠璃温習

附

女師

築地異人館

新繁昌記 第二編 目

附

賣魚店

新劇場

附

新富坊守田座

常平社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目錄終

柳田泉文庫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

服部誠一著

京橋煉化石 附吳服店、奴茶店

都下新築之壯闊、以京橋煉化石為第一焉。會更始維新之時、勞巨萬人、費夥多財、而興此大土功者、何也。想有故矣。試記其源由、而後可記其繁昌也。夫棲于井蛙者、不如舞空鳶也。住于穴蟻者、不如塗巢燕也。是非其才、不如亦非其智、不及未全、閑化故也。雖人亦然。棲茅屋、僮父、則見淺草、觀音堂、為彌陀淨土。未知檜木柱、而有呼火患也。烏如石室之美、而堅乎。

新繁昌記

第二編

二

加免米語
come 之語
彼呼犬之語

薰竈烟婢女則見吉原傾城婦為辨才天女未知欽
面皮而有鬻色耻也豈如命婦之貞而睦乎驚世界
雖廣孰若鴻雁翔千里燕居宅雖美孰若猫兒卧茵
席驚如知鴻雁心則必可翔千里也愚如借智者膽
則能可謀大事也有住金殿者有棲茅屋者同是人
而無青雲心者如糞蠅送生涯于屎中豈可謂丈夫
乎噫悲哉是皆智識未開明也論者智識既開明乎
否記者未知其信偽
也智識不可不弘也心志不可不大也諺不云乎為
犬寧為豪家犬請視彼龜子富貴稱洋大曰加免
蓋來之原語也噉
肥肉卧暖席或睡美人膝或吸阿娘口同是犬也何

其幸福歐洲雖犬亦能開化故與人能親睦也人而
可不如犬乎矇昧眼開則無為烏屎流頂上奴亦無
為為膏膏奪油豆腐婢智與愚則在開與未開後世可
恐世界人民盡為太財主才子國
音財主噉蔬食飲水而樂
非真樂土貧儒之遁辭也穿破屋賞月而娛非真娛
境茶人之粧瘦也如詩人愚最甚矣愛山家賞破屋
其口吻白屋齧檐漏月窓破紙吹簫唯我與風月游
優樂輩孰不知補屋漏糊破窓策而何巧吐恪輸句
乎自古稱詩茶人者未曾聞有一人棲美室看美衣
者盡皆赤貧也是則馬鹿與阿房之茶番狂言而自

新穀昌記
第二編

才子見之亦一笑也。在神代則稱風流，在隆世則稱未聞。至方今絕不流行也。渡大洋者難共談，航海見倫動者不可共論繁華。今游西洋諸國者見我國為野蠻行西，見我家為穴居飽生，雖吹大螺非敢可惡亦非敢可咎。何我未能到其國都見其實景是乃我智識未開明也。只棄其質採其真可也。盡信人談不如無談。我於洋談採二三言而已。且人一上玉樓則再不歸茅屋，一擁藝妓則復不顧夜娼。是人之常情。而洋行者流之所以笑己國也。故閱世矇昧弘人智識未如以實物示其實景也。見地球儀初知

世界圓入銀座漸覺石室美是乃所以有煉化石之建築歟。入此新街者復不能與塵坑雪院隣居也。凡人而誰無欲去裏店出通街心乎。有此築造所以增都下繁昌而開人民智識之器械也。人勞其智力則能可住美室如煉化石則如水虎尻何愚夫亦住破屋為蜘蛛縛。余輩雖不才既住巨大石室而纏綾羅錦繡亦開化大將乎。時有自後引我袂者驚起坐則一群飢鼠飽嘗雙袖垢膩忽穿破壁而去。余摩睡眼熟視四壁與衣袖則依然破屋而依然敝綿衣也。嗚呼々々余既住石室者蝴蝶一夢也。苟夢此富貴

續編

者天使余覺矇眼也。立將拜天偶隣叟隔壁聞余寐語。大喝一聲大罵曰：汝雖寐語不顧己下愚飽謗人薄智豈無耻于開化才子乎。然則秘我夢而不敢告人。不亦可乎。叟笑曰：既有神明知汝如之何言不可。噲也耻不可包也。余故具記夢以換前坐之一章。

二層高樓陸續巍峨聳于蒼空。其高大也專模擬洋風築造積巨万煉石。恰似赤土者曰煉石。形方而長。恰似石幅約五寸長一尺許。高及數十尺。四壁不用一木柱亦不塗一塊土。積漸為巨室。以白堊塗全面。坦于板。堅于石。或有樹欽柱者。或有挾石柱者。佳麗無不盡。結構無不至。真如城

堡一車薪火不能燒。百轉雷不能震。費瓦鱗々巨楹比々一棟長二十間。約開七八肆店。室內任戶主造營戶々各異其店。蓋官收其賦金而貸之。積年月至償其全費則我家也。不敢問等位有其財則可住此美屋也不亦。

天恩乎。街道幅廣七間。兩側栽數種樹木。春則開肆店于芳雲間。芬香馥郁薰他羅紗袖。商賣與花蕊競其繁華。夏則張市場于綠陰裡。清涼滴瀝濕客蝙蝠傘。人烟與枝葉鬪其稠密。徒行與車行隔樹木異其通路。行人絡繹雖如織不至其雜。道路上亦遍敷煉石。平于砥清于席。全街粲然無一

点塵况犬屎乎石室則摸共京倫動街道則擬佛京
 巴黎亦何用逾万里波濤到其國都他街亦雖有層
 樓大厦或挾蝸廬或隣蜂巢概屋頭不齊如小町與
 笠根并立白鷺與黑鳥群飛不能見其全壁八街銀座
四丁尾張坊二丁竹川坊一丁金則一棟一樣自京
六坊一丁合八街皆為煉石室橋連新橋真都中都而可稱繁華中繁華也

百肆千店商工櫛比雜市連席每戶繁榮爭列新品
 競飾奇物金銀相輝青紅互映倚羅也如星重鱗也
 似雲唐物與兵服隣蕎麥與牛肉對喇々叩牙籤者
 書舖掃除也輾々轉轆轤者洋服裁縫也陣陶器與

欽具製革靴與人車賣錦畫娘必美艷鬻傀儡婦自
 嬋妍鏘々磨時辰儀繁々敲金銀箔飄乎雲飛紙商
 算葉沛然幕逆油買傾枿足袋看板欺仁玉足扇子
 雛形倍賴光扇沽烟草者必張茜涂幕街名茶者皆
 併黑塗甌金米糖白于雪煉羊羹黑于漆或有骨董
 店回金屏風或有香具肆薰仙女香兩傘又晴傘下
 馱又足馱丸八者銀座之藥舖也千貨方物無不賣
 者無不製者通街八丁商賣如沸米客輻輳熱閑捲
 潮探書籍人立翻幾葉買烟草客坐喫數烟縱覽寫
 真畫未費一錢預問時計值忽驚百圓此店三四客

彼肆六七客。接客伴頭，千諾万唯。自朝連夕，抵口之酸。八街中最繁昌者，何尾張坊布袋店、京橋松田樓也。

店前張席于數處，伴頭兩々為伍，連筆硯、算盤、供具。馬大伴頭占坐于正面，一人掌會計，一人司帳，合一人四顧為撮傘之眼。小厮聒々請來々々。此席積緋縮緬，與黑縐子。彼席重上田縞，與結城紬、厚板帶、動阿娘心。八丈縞、迷情男眼。一客立店前，伴頭低頭曰：請來于此處。客問曰：有御召縮緬乎？曰：有矣。曰：有越後紬乎？曰：有矣。有蜀江錦乎？有吳國綾乎？曰：何。曰：何。

余不問其值，只擇其最上品而已。伴諾一諾，丁稚肩數十品來。客曰：此縞則尋常也。此品則粗薄也。有地厚如昆布、縞鮮如虹霓者乎？伴曰：是即極上品也。是善于彼紅，美于白，能適官意乎？否？曰：無一品適余意者。又至他店可買也。突然起而去。伴惡視曰：叱敗矣。誤喰一盃耳。俗被欺罔盃名之曰冷客。

懶叟荷苞物被木綿合羽曰：有三外搭子單衣乎？曰：有矣。曰：價如何？曰：一圓二十五錢也。曰：雖單衣甚薄，色亦薄，高值々々，須減其半。曰：當店正札也。官勿吐戲言，視彼標札乃現金無掛值。比之于他店，價最廉。

矣。官請召之。曰客買物。叟曰：子謂廉值，余謂高價賣者，與買者之情不同，可敢減也。叟若買如此高價品，則必不免老婆叱咤。伴曰：官強論其值，寧不可賣也。我店與富澤坊、柳原古着店異矣。官未知乎？曰：越後曰：大丸曰：布袋曰：白木呼。此四店為長招幃中之巨臂，縱有贖千金物，客不可減一錢也。自古皆然。官若疑須問于他也。叟低首良久，曰：買而已。探擯鼻禪。以禪換財。合一步紙幣三枚，與一朱四枚，二十五錢，出而償其值。紙幣與錢，温々有臭氣，接陰囊久，亦可知是昨出都下之僮父也。名之曰山出。

一辟俠客肩手帕，曰：有盲目縞乎？小可連中四名也。比及明日午時，須裁一對衣，必勿誤其時刻。伴曰：諾。每度奉謝。兵初來者必請測官輩丈尺，曰：八八五者，丈五尺也。七七九者，四尺五寸也。熊熊者何虎者，何客將去，伴扣袖曰：請可賜，控附金八振肩戟。手曰：汝須視面發言，抑以余輩為何人乎？游俠者流也。棄百年命，未吐一言，虛汝視，兩腕青龍，乃余輩招牌也。汝不知曾與雷名于都下八與七乎？汝欲五圓，十圓之腐目金，特可與之，速從余，尻可來余家也。伴謝曰：以店有規則，故要之也。非敢侮官，今聞官言，則

又何疑。明日必可裁也。此徒今日豪富，明日赤貧，愛
也。可期。即裁了，待其來過午時，不來至夕，未來遂達明
日尚不來名之曰小便物。用之不可謂
斷髮少年，令出縞縮緬而撰之。格子縞好歟，綴縞適
歟，或藍縞歟，或鼠縞歟。客大有感色。伴曰：以為官衣
乎？曰：裁小女衣也。客齡未出三十年，此人伴心卜曰：
是非小娘衣，必外妾之無心也。媚妓賦貨財，更出數
品曰：此縞則可適令娘也。今春之藝妓既着此同色
新衣，一層添美粧，畢竟衣裳管其齡。藝妓某則十七
年官，令娘或同齡。曰：然矣。一十年人而既有十七年

乎若得百人子，是果可適焉。夕夕即買之而去。伴
可生百人子。冷笑曰：余卜筮偶中，蓋稱細君，或稱小妹，則人不異
之。諺云：不落于言而落于語者，歟。名此客曰狐着。
阿娘窈窕，左撐紅裙，右張紫袂，履聲曼曼，拈腰來請。
怨左伴曰：娘公可來于斯。右伴曰：可來于斯。中伴亦
然。娘從容就席，曰：請令見帶地。曰：厚板歟。縞子歟。博
多又絲織歟。娘曰：冀可示其數品。娘視而撰之，曰：諾。
一諾。娘視彼撰此，寄己口于伴，耳邊喃喃久矣。伴曰：
唯々，即記數品價，與之。娘挾之于帶間而去。此娘非
處女，非命婦，亦非妾，亦非藝妓，自有一種風姿，是所

謂揚花子者也不買一品只問其值而去者何也豔
談情話巧賣狐媚終誑彼痴客而令贖一帶也故問
品價自又高其價飽奪客懷物而欲併買帶與衣也
其奸計可惡々々名之曰張大鼓

松田樓在于京橋畔巨樓閣帝酒池肉林魚肉之清
鮮割烹之塩梅幾雖可頡頏于八百善在三星席上不
敢招藝妓又不許前客與後客献酬客亦無入放歌
拇戰之醉境者斟則去食則散昔日稱之曰奴茶店
蓋有此名者接客掌席供呼應出酒肉皆使小奴故
稱奴店云方今則不然幾箇使婢大娘小娘艷粧盛

飾賣笑呈媚寧謂娘茶店可矣都下有其名者曰上

野雁鍋在山路曰淺草万年樓在廣川枼在駒等也以

松田為其巨臂自有煉石新築繁昌又繁昌烹名將

歷他亭設客席于樓上一席能容數百名客來則婢

出記着名朱札而問客所嗜曰刺身曰茶碗汁曰甘

露煮曰光澤燒曰鳥鍋曰酢膾一品值約不出五錢

束帶者往馬半衣者往馬自午飯向晚酌方客潮來

肩摩腕擊笑語如沸呼應似射左席書生揚々交洋

語而談青雲右席商賈欣欣扶符言而詰相場阿娘

席評優人之工拙老婆席唱觀音之慈悲或有僧侶

新編留聲 卷二 十一

脫袈裟論教法或有驚夫露腹套議土功又酒又肉
紛々送來又盃又盤整々捧出三人命酒二人喫飯
一客去一客來婢送迎無暇坐席溫暖不遑冷此一
烹店而繁昌如此全都之繁昌亦可知也

四客團欒渾身皆有青紋或地雷也斬大蛇或渡邊
網捕赤鬼一男右袒曰銀坐光景比昔日則幾倍之
繁昌也不亦豪儀乎俗稱盛大摸石室者一鼻兩目
非敢有二頭小可亦飲水道水而同東京人也愚與
智固在膽大小余膽堅于南蠻鉄大于大西洋抱此
膽振大智千金万圓已在掌中小可自今廢俠客者

流應為商人也金錢則世間之通客商賣一中築幾
層石室亦非難余之佳九尺二間也久矣余持為豪
商住巨室汝輩則義兄弟也後世貸若干資財必可
使主于余支店汝輩期而可待其時也三井々善之
豪富非敢拾遺金皆人智所能致也千里始自一步
余自今斷然禁飲酒請先喫飯去時一男捻手帕而
括前額令笑動臍曰醉言歌々々汝將為豪商須先
正其坐也跌坐亦甚矣汝開眼視已股間蟠龍穿犢
鼻禪露赤顏半死半活低頭而口流涎汝上口既飽
下口亦將飽歟有此醜態而求彼富貴譬如卧紙天

遠益豈有可得之理乎。汝若能得出裏店，余數十回可倒步也。汝勿吐智者假聲，就若余吐訥升方今有假名優夫聲曰：呵呀阿古屋。汝飽秘景清之佳處乎。下手改詞曰：蒙重忠様之慈愛，今日半澤様之鞠問，不用一獄具次郎一男抗氣湧怒曰：何這潑皮五者振拳曰：何々々，愚郎欲尿眉縱皆裂，兩箇焦燥。龍乍搏虎，々攫髮龍爬，面七顛八倒，血飛鉢碎，盃盤真狼藉矣。二友喝道止々々，邏卒忽上樓來，大喝一聲霹靂，于樓次五醉乍醒，恰如青菜帶熱湯，默々低々叩頭謝罪。邏卒牽四男而去。稱快客者稍雖改其惡習，偶有如此輩者，未全開化也。

上鳴動歌，眾客再就坐。

一商留盃，叉手曰：近來絕無勝利，君輩如何茂茂者。

閣烟管曰：兔兔流行有毛，千金者以來之不景氣，實甚矣。油損

金五百圓，又係羅紗，有若干損貨，逆入者亦逆而出。

全拘賣活物之惡報也。時婢捧皿至，茶碗蒸已成矣。

勘勘者食刺身曰：君輩十年坐食，猶可支也。君連車

與妾生自兔，余合家與妻亡自兔，同驚兔而其損益

如雲泥。近聞兔兒落魄，極厲釜中魚，雖更紗襟卷盡

落于屠者手，被竹串貫入露肆鍋中，人呼曰：占子鍋

是如遇磔刑，真金刑也。昨日千金，而今日文久二孔。

如君輩則近來損金兔之崇也。在余則其落魄如此。余之罰也。余食其肉不足復其讎。君輩葬其屍不足報其恩也。勘拍手打々更命酒了。曰君言確論也。此故余愛妾十倍。水妻內則少頃不離其側。或嘗其唇。或舐其膚。摩而撫之外。則游步無不伴。昨到演劇場。今訪梅屋舖。誘而携之。是生于兔故也。愛妾乃如愛兔。出入相從。何報恩過此。德德者駁論曰。三君言皆屬辭論。似是而非也。得利商有損亦商。勝敗元在己。智怨恩豈管其物乎。余鬻兔得利不為少。猶有兩三白黑兔。自屠而食之。為償牛肉數十鍋。葬之于地。不

免薄情。故瘞之于我腹也。兔成佛不容疑。有鬻酒得富者。有飲酒亡家者。怨恩何管于酒。商人論于利。見利不為無勇也。利之所在。蓋之所存。余網之無波。君輩說則什裏坊小買之心也。余論則作煉石室大商之腸也。世界何人。不欲利。不動公大師君之開帳。亦欲奪賽錢。是神佛之商法也。極樂淨土。使償六道。恭費是彌陀之商法也。近聞地獄亦改革。政令倍三津川渡錢。畢竟人間生于利。亦死于利。牛飲馬食。亦是利也。獨舐血。嘗殘肴。傾瓶。滑餘瀝。抱飽腹而去。行不數十步。嘔吐如決堰堤。無一物存于腹者。是乃飲食

逆入者亦逆而出。

三客一鍋浸六箸而食，蓋鳥肉也。他則有清物，一皿耳。甲生曰：君尚無好電信乎？乙生曰：無。漸以筆耕，糊飢口。一葉半錢，不充浴錢。既典盡書籍及外套，一身以外，寒々寥々，只存一脚，机與一缺硯耳。窮亦甚矣。君輩有拿慕倫佛國英雄之英才，豈無良策乎？請為僕謀之。丙生曰：近聞大將指何人恍惚于藝妓，某君不知其妓乎？乙曰：僕曾遇，而三回彼必知僕。甲曰：乃電信之電信，藉彼餘力，電信必可通也。乙曰：僕無接彼財力，焉得如之何？丙曰：彼妓頗有義心，何管于金多少。

僕幸有一衣在典之，可償其費也。兵尊神速，君明日可速行而哀訴其情。彼元士族某之女也。君佯為彼兄，使妓數其零落，則一言以可得二十圓等位也。不亦妙工夫乎？三人孰先出，則足養二人。隨亦有後策。在廟議已決，須先舉祝盃也。三生策謀抑何未可，此解之取請看者判斷此輩僥倖，若就要路果有何用，以齊肩譚笑為職，以奪祿掠財為業，或探人脚，或拭人尻，而不耻之者，或猫歟，或鼠歟，寧賣狐媚者也。一夜何人朦朧立，余枕上曰：汝記余輩景况，糊其口是乃拭余尻者也。孰若藉藝妓力者，余蒙敵衾曰：為夢々々。

待合茶店

都下待合茶店之盛亦與船宿爭多于通街于橫坊于河岸于橋畔或祠地或寺域凡至繁會所此戶有閑竈者按昔日稱待合者有東郭人與西街人集議則預為可會于某坊某茶店之約相待而相會因有其名當今客之來于此店者其趣不同有事而會者有焉有約而待者有焉催書畫席者有焉閱圍碁會者有焉往擇外妾者有焉來說阿娘者有焉談媒妁者招歌妓者或富士講或大山講曰何曰何百般集會概歸于此店最可招可貴者則酒客與妓客而已

名則茶店而其實有專賣酒肉者呼之謂醉茶店亦可矣或有宿妓與客貸比翼枕者呼之謂比翼店歟所在高樓佳麗使婢嬋妍閑竈而大者比々可下比翼店之名

每戶鎖紙障右則書待合二字左則書店号曰若竹曰梅若曰何曰何店前連二三榻子敷蒲席副火盆側安兩箇茶竈朝磨夕琢光澤鑑人壁下構茶具架磁碗重疊瓷瓶陣列蓋非用之即茶店之招牌也室內粲然席極清潔一隅設三尺小閣備盃盤飾茶器閣下貯一酒樽碧薦包樽銘伊呂盛樽前安置一大

榻爐。欽瓶。滾湯。土瓶。煎茶。暖酒壺。則在于爐。隅壁間。
 必祭。不動尊。與客明神。金幣一聯。銀燭一雙。天井皆。
 揭。鳥。可。熊。手。與。初。郊。蘭。玉。寶。船。浮。空。金。匣。懸。虛。室。房。
 畫。美。器。具。聚。佳。庭。砌。則。一。株。松。三。竿。竹。石。燈。籠。長。貯。
 半月。洗手盤。常。漲。清水。蓋。這。等。茶。店。則。屬。中。位。如。上。
 位。則。層。樓。美。麗。各。室。瀟。洒。或。全。席。敷。繡。綸。或。四。壁。回。
 繡。屏。宜。閨。房。通。晝。寢。可。與。歌。妓。醉。可。與。阿。娘。眠。大。小。
 使。婢。花。而。能。解。語。紅。脂。添。霞。白。粉。薰。雪。紫。袖。婀娜。飄。
 而。招。客。碧。帶。窈。窕。垂。而。呼。人。娘。誰。供。茵。席。娘。何。捧。火。
 盆。家。無。庖。丁。而。送。來。百。肴。炙。鰻。有。馬。肉。鍋。有。馬。蕎。麵。

醉飯亦命也。見客遣人于京大婢賣媚小婢待酌鬻
 春舌則滑于鶯舌。勸花唇則嬌于妓唇。四銖纏頭。將。
 解帶。八銖纏頭。至脫。緋神。如藝妓。則先挾纏頭于帶。
 間。到廁而閱之。若多則轉倒而謝其恩。於此乎。此翼。
 店之名不虛。
 左室內。盃酒已湧。潮銀釵。髮剔燭。大婢媚一媚。繁々。
 喃喃說。曰。有花則有鳥。有酒則有肴。宴無絃歌。則真。
 殺風景也。頃日有新揭名之妓。容顏極秀。豐歌曲極。
 絕伎。請試一招財。主既醉。眼光朦朧。問曰。何敢用。
 奏問。汝有娘其謀之。朕聞樂國。天子有皇妃十二人。

朕亦醉國之顛顛國音士也國雖小戶可無皇妃乎
須減十聘二左手執梅右手執櫻朕為黃鶯轉于兩
花間婢曰君命召可不待駕來也春風早已送香芬
障外忽聞請怨之聲一花先一花後翠裾飄而漾浪
碧帶垂而惹霞艷粧新理姿儀整齊似剛而非剛似
柔而非柔温々嬌人是禍之基一妓彈絃高歌一妓
執扇緩舞丹唇清調遏巫山之雲細腰妙踏欺章臺
之柳客魂飛神翻不知涎之流滴襟盃之傾濕膝逐
探懷而投金紙幣飄然落妓膝頭蓋不包之者以一
圓扎也妓視而攸然管絃亦自為得意嗚妓忽止撥

曰官須唱一歌藏久則恐生醜客曰郎美音何待娘
言啞々是耶拍手打々啞々是耶拍手又打々相撲甚九
漸歌曰殺絃妓何用白又兮禁踏歌者皆能可殺兮
妓曰官美音何如此美聲與一曲足以殺娘輩此
殺即若死于官舌鋒娘輩本望君速可殺娘速可死
也把盃傍他膝頭看地出舌出一出不客恍惚如
夢骨軟氣碎握其纖手曰謹問兩君芳名曰小櫻曰
小梅大婢在傍曰官既有執梅櫻之言客之街卜果
中官亦果可為黃鶯也妓曰官意氣真可恃客曰郎
若得執近君為箱奴所不敢辭也曰官勿騙人官之

好風姿、自西自東、無不來戀者。娘輩欲守枕藉、固非
 能所及。冀為費婢、敢請恩顧。箱奴隔障曰：待大娘又
 香炷既過、二本客曰：娘則我命婦。苟促其歸者、誰也。
 曰：箱奴喜八也。曰：娘可愛、則奴亦可愛也。是惡僧及
 袈裟之一新也。須近前、盡三盃、四銖、纏頭次來。思波
及此汝勿促歸、十本、玉百本、玉尚非千金寶玉、何論
 其價。余將閱長夜之宴、汝小膽勿促歸。喜曰：大將有
 意、則奴諾一諾。連一句不敢謝、及二句不敢辭、曰：汝
 忽大膽、足以謀事。汝不聞乎、余勇氣救々如閔羽、然
 直磨一莖、禿鋒將破妓國。妓國音通入玉門、閱汝暫入

別室、可為伏兵也。奴冷笑曰：嗚呼危哉！大將將陷于
 孤窟。

右室盃盤狼藉、拇戰正盛。又贏、又輸。曰：松曰：竹曰：梅
 罰因敗拳之數。一敗一盃、又盃又敗。郎採一箸置盃
 上曰：郎雖大戶、非鯨口請借一盃。俗稱曰：擲妓低聲曰
 君取敗于拇戰、亦必雪會誓。耻娘固願有取敗于余
 裡之時。君必勿怨娘々、反怨君有約而不相見、已十
 日。非道之遠、君不思娘也。娘思一日不見、如三月思
 之極。歸于惡、或想有災禍乎、何以不來也。或想有疾
 病乎、何以不訪也。自邂逅、遇娘願有烏不鳴、日無夜

不思君恨為時器，不着君胸恨為革靴。不纏君踵如
比翼鳥，羨連理枝。三千世界非君誰，顧娘三圓之稅。
實為難，老母之養亦非易。君若不顧娘，娘憑從于誰。
君誓言猶在耳，君雖非敢食言者，心之曖昧如春山
之帶霞，朦乎不可測。知近頃聞君探花于別園，忽聞
隣室有人微吟詞云：南郭淡烟北里霞，蝶游蜂戲醉
為家。春風畢竟蹤難定，出自桃花入李花。君心亦如
蝴蝶，朝戀此花夕迷彼花，娘也不違君也。二三其心
娘身既屬落花，忍後秋風誠然則娘死抑君愛色
乎。取實乎。色艷者無實，色薄者有實。牡丹之艷姿有

花無一箇實。娘身如彼桃李，將結真實。君請熟思，娘
復不敢言，復不敢見君。今夕則今世之永詠也。娘只
死耳。說了泣下，仰則歎，伏則泣。假泣巧實於此乎執
手撫背曰：卿何憂，卿何怨。郎偶游別園者，全非郎意，
皆交游不得止也。郎與卿之情，則既有赤繩神知。縱
令未為婚，有誓則我婦也。自古去婦有七去，例卿未
犯其一。郎豈敢棄卿乎。妓揚眉熟視他，頰曰：誠然則
娘幸生，君心真可愛。請願更誓曰：卿果有取，敗于衾
裡是乃誓也。銀燭乍暗，閑談自低。三絃鏗然自有聲。
或為此比翼枕與隣室又歌曰：不許黃金贖妾身，々々元許有

情人

前室有客說曰郎父元為某店傭夫日擔油桶奔走東西得十錢則蓄五錢終閑獨立肆店商業盛昌財門繁殖又征歲吉原之罹火也建假宅餘千金橫濱之開港也築商館占萬金不十年為巨萬富豪郎少也隸百奴使十婢出入常稱若丘郎見貨幣如瓦礫不曾知其貴物足則身不自由父非敢吝家制頗嚴矣故郎不得縱游父沒也金庫什具皆為己所有郎一朝而欲極十年樂與卿初遇于有明樓時恰九月會神田祭事卿遭通街情而厲山車切斷玄髻為俠

少年寬袖厚裙漆郎記紋離紗緬緇紅纏紫右祖而曳鐵棒當時郎富豪擲若干金辨盛飾思之如昨日嬌粧艷姿猶在眼自卿去芳坊轉柳橋末郎零落如流手之所舞足之所踏皆無不係損失者商賈日衰竈烟月細且客歲罹火數庫一灰噫春晚花凋噫時去運傾千金地面已失二所又失一所則至賃居寄脚商人之富如浮雲真不可恃也况當今變商買風互競狡猾專奪人利郎流落畢竟遇奸商欺罔郎溫仁豈能可共立乎郎想一滴水有源則不涸郎將投身于農工間敢謀之于卿妓衡氣曰君亦學老圃

乎或知工術乎。曰：卿愚何甚，郎非敢自下手也。賣宅地，則得若干金，可以雇教人燒煉石，斲牧牛羊，斲既卜地于墨陀，柴門深鎖，板橋高掩，室家瀟灑，庭園幽致，春賞花，秋聞虫，于月于雪，與卿共捷，與卿偕老。賣宅地，則直可贖卿也。郎心雖如此，近頃卿如不思，郎然，卿反起秋風乎。一新時，世亦甚矣。客將傍妓，膝頭妓拂袖，正襟曰：愚狀休說，何等醜態。聞若腐說，不如讀稗史。大娘既請一請，若為商為商，欺是非彼，奸即若愚也。今而說舊富者，愚夫之巨魁，若視鍾倉舊幕臣，此條公為商買，梔原公挽車，若流落何足異。未

為拾屑者，若幸福，聞若典地券于兩所，今正係于公。裁宅地，則非我物，何賣以移墨陀，何以贖娘身。明日則他命婦也。贖與不贖，在只此一夕。曾約給金一月，不送得，不能糊己口，而豈逞于他乎。娘心既與世沿革，如粘着若醜，躄終陷于餓鬼道。秋風之吹，不亦宜乎。若視娘銀環，此記紋，則委一世之情人，曾使噲艷語于若者，為養此情人也。所剥若衣，則半纏彼身，有財則媚盡，則放是歌妓者，流之閻化也。若狗若豕，十分雖奪盡，未足償為若。浣大娘耻與若坐，若可速去也。客振淚，切齒曰：若孤若狸，飽誑人，此怨何以

能報妓笑曰以狐之智誰狗之愚亦一奇談隔壁有聲歌曰非妾敢欺郎兮鬻色奈此身分

後室客道妹君素艷而無驕色端麗而不洒落真可愛也抑君學歌舞于何乎曰絃歌學于大娘舞學于女師某妹性固不才聞十漸知一技藝之拙所敢耻也曰君謙遜亦可愛緩歌妙舞後世必可霸妓街也君以歌妓為樂乎或以處女為快乎妓曰妓固非妹所欲不得止也妹不幸三歲而失母親後長于假母手十歲而又失父親十二歲而沉身于播磨店店歌妓名客曰君在家能勿艱苦乎或有不堪憂妓摩眼眶色淚

曰覆歌習舞忘則遇折檻忘則生風波或為大娘買紅粉或為女將摩肩脚妹心一日不能安只以侍宴為樂客亦如官温人甚少矣不奸暴必狂醉或受侮或遇騙又繫近客則浮雲乍遮月疾風必妬花官請怨之客骨軟如綿腸切將斷探懷投金曰君苦界真可憐君請忍之必有為情人恩顧二圓以買銀釵三圓可以裁紅襦也妓欲言泣下欲言又泣漸揚眉曰千恩万謝何以報之何日償之然不敢受之也不受者非敢不欲又非敢負官妹懷五圓金則必生大娘之疑是所以敢辭也客曰君貞操真可愛余託之于

此店婦可使辨也。曰：然則敢受其賜。客微笑曰：春色已動，名花將綻。君既有情人，在曰：妹年十五而春揭名，豈有其暇乎？一隻乳蝶，未曾知春意也。曰：若有之，思農乎？慕工乎？或愛商乎？曰：妹不堪麥飯，又恐俠漢風。如商買，則貧富難定。妹皆不欲也。曰：然則又何思？妓哂不答。客復曰：言之何妨？妓有頃曰：獨官負耳。雖然，或轉于東，或征于西，不免別離悲獨。如之何？曰：如此，則非真情人。如郎行處相携，苦樂必共。郎不顧大娘而屢招妹者，思君故也。郎能適君意乎？否？必可受。嫌忌也。妓羞色潮紅，紫袖掩面，如震如慄，敢

不言。客曰：君不言，則嫌郎必矣。曰：妹雖敢，非然亦不能言也。客擁他背，置己膝上。白臉早相接，紅唇乍相合。正是一枝牡丹初揚水，一蒂初發香。

淨瑠璃溫習 附女師

都下歌舞之盛，無婦而不歌者，無女而不舞者。不閑貧富，比戶皆然。一月一回，女師會門生，開大席於茶店，或船宿而競其伎。名之曰溫習。歌曰：竹本曰：富本曰：清元曰：藤松曰：何曰：何舞曰：中村曰：坂東曰：何曰：何樓上設高壇，紅繡天幕，添出巖負連中等數字。翠縷湘簾，揭示某流某師大溫習標紙。師婦弟娘，艷粧

盛飾。裝衣一樣，必表其孤。記紋蒲團推錦，歌案鏤金。端姿整儀，折鳴而簾捲。群娘一曲相次，而歌大抵師理管絃，弟按歌曲，錯々調絃，徐々發曲。女喉而男音，幼舌而老聲，乍泣乍笑，又清又濁，高調正，過行雲，低韻全，敗流水。真是鶯兒學語，鳳雛弄音。小妹婀娜，細腰舞于壇下，都人而蠻女，宮姿而鄙風。三尺垂袖，掃地而自輕，一雙擔桶，吸潮而不濕。乍送乍迎，又向又背。紫袂伶飄，鶴翼翠裙，真振鴛羽，可謂西施。戲花楊妃步月，宮羽歌，霓裳舞，使人眷戀，惱心恍惚，焦思聽者與觀者，蟻集于樓下，賞歌優舞，如少年則聽歌而

非聞心，特歸其面，評其美醜，而不聞曲，所按視舞，而非見眼，一注其腰，論其肥瘦，而不見足，所踏，所謂聽而不聞，視而不見者，偶與茶店而賣酒歌妓，而鬻春者，同其趣。

俚謠云：小娘習伊呂波，而忘波，特記伊呂二字耳。歌舞盛行于世，艷詞嬌曲，習相思，古文諳，淫靡舊例，而益覺其伊呂，全變于色，終誤于色者，往々有之。習阿染而想，又松聞阿花，而尋半七浦里之戀慕，此糸之恍惚，曲々促春，句々誘心，二六小妹，曲節未調，而口唇已嬌，乳臭未消，而紅粉正薰，桃花面先春，早笑柳

新編 卷二 終
枝腰無風自靡。新調之流行，艷益艷，嬌益嬌，巧催海
棠眠，妙促雙蝶夢。至二七，則顏照粧鏡，洒落為業。髮
雖亂，自不能梳我髮。身飾美服，奢侈是羨。袖雖綻，不
能縫。己衣智不辨，菽麥而巧解。少年艷語，能諳優人
假聲。若有誰促春情，則錦字馮心，淫語寄情。終至鑽
戶隙，相窺名寄，而相從甚則喋々，話醜態於父母目
前。恬然不曾異如此者，雖因其性，游藝助之長者，亦
多焉。歌舞之為伎也，以懣己情，和人心為德。故用之
正則可為要具，不正則為淫器。此器足以破貞操，新
內者樂而淫，竹本哀而破百歌。于曲易窮于色，難利

于行。大女子之為業，如紡績裁縫，則本業也。如歌舞
絲竹，則末伎也。先其本伎，而後其本業，因襲之久，都
俗漸為風，不彈三絃，皆為女子之恥。是非敢可耻，女
而不能穿鍼者，乃耻也。不為可為之業，而耻不可耻
之伎者，何也。未學一道，未讀一書，未知女子之行也。
為母親者，亦不知之，而養其女。售伎則母為其婢，
為之豐飯，為之負物，為己子使役，却有矜色。弊習亦
甚矣。今之為女師者，飽汲其弊流者之鬻伎也。名則
絃師，而其實謂色師可矣。其師焉在。方今七學之盛，
漸可洗其弊風。
一嫗一婢，或嫗或婢合牝猫，一家四口住橫坊，賃新道，低

檐疎攔格了戶當門。嬌舌說春笑媚滴愛紫袖必長。
 翠裙最輕者比々是也。室內瀟灑小而狹。麈尾自
 麗。一隅安大榻。爐兩。烟管無管橫其側。三線兩張。
 歌案一脚連。歌書絃匣在室中央。又設三笏小房。環
 堵。終容二膝々不進。而可接臂不伸。而自磨。傍有層
 架。酒盃與茶瓶累々雜居。後邊壁櫥亦蓄何物。微窺
 戶隙。視出一雙角枕。雙枕。蓋供醉客也。各戶雖有
 貧富。以師美醜可卜之。男入門者不問其伎。必擇其
 美。隨迷其美。如俠客者流。傾己家而潤師屋。故有美
 色者。徒佳樓佳美室。一羨買百美。一家什具。渾生自

一面皮

梅窓月落曉鶯呼。夢茶爐火活。鉄瓶吹笙。旭日瞳々
 昇過三竿。小妹五六人。抱常盤津本來已待于門。二
 九名師晏々始起身。雲鬢半亂。花顏不整。漸盪漸嗽。
 已茶已飯。直執絃授業。室忽喧噪。曲如蚯蚓。而
 節無緩急者。未免乳臭也。聲似金鐘兒。而音無高低
 者。始開黃口也。眉秀眼涼。嬌姿整齊。正膝三線。調音
 不乱者。豪家愛女也。臉紅齒白。鄙容洒落。仰鼻敬案。
 柔聲自嬌者。裏店小娘也。娘誰習忠臣倉妹。誰覆大
 內鑑。師家呼之曰朝温習。大梅晝教女。夜授男。授字

或授何物。午後偷閑，師新理靚粧，蘭湯浴了，瑤璃露濕玉。仙粉帶來，釐金香薰雪。正是海棠媚，欲笑牡丹驕。將語即起更衣，粲然欽容，以待夕賓。蓋如這等色師之巨臂也。或年已四十，加三娥眉未刺，玉齒未泯，紅粉粧春秋波已，雖額黑油，添髮新霜，稍凝鬢。賣媚無豐，推笑猶寒，恰是薜花殘。一朝香楓葉，留數日紅，靨其面目，色耻欲與火婦並立。寧被阿娘假面，如何曰：我面若不賣，賣我尻。

際晚情郎少，男比連臂混。雜踵圍一解，語花受業。一男歌曰：夫耶難聞，傳兵衛樣，終令不思言葉之。

無理音乍上，鼻乍濁。師曰：君音不正，可清而反濁，可高而尚低，須注意。改音又歌曲節，又誤，再習三覆，竟不成。師復曰：音曲稍調，明夕復可習。敢不拾金，各々唱聲々異，長音變耶許聲者，不問知役夫勇調，挾吟嘯聲者，可知是書生。或有濁音如敲鍋者，或有清音如擊磬者，有如泣者，有如吼者，滿室鳴動。至午夜漸止，於是乎甲欲候衆散，獨說春情，乙低首按策，欲以令思我，丙亦欲占之，丁心亦然。甲想艷眼視余面，媚笑呈愛，是寄情于我也。乙亦想柔膝接余股，磨擦傳信，果是傾心于我也。自負與自負，爭自負，其心之醜。

態不異群犬爭一肉師說曰席敞屋破欲補之娘力
不及請為謀之甲曰郎典衣可補屋也是因有艷眼
之恩脩上部我家屋漏乙曰郎賣禪可換席也是以
有接膝之恩脩下部我家敞席丙可繕壁丁可糊窓
師一媚郎一諾今課合算眾議立決此時甲頓促乙
歸丙亦促丁互促互不去死重群目守一面獨不能
專之師亦不媚一人勉均其愛甲乙策皆違心相怨
空欲起尚不能起勝高如寺鐘已傳四時隣雞脇膊
喔々又喔々眾驚而散去

築地異人館 附賣魚店

築地之為名也往昔以埋隅田支流築其地有其名
云地位當隅田川之口唇乃東都之咽喉也商船入
都下也皆無不過此者泊母船于斯故于舟搬運四
方無數之商船常輻輳管蓬鱗次帆檣林立釣艇網
舸亦居其間舳艫相銜楫擢相擊來往如織中流為
不見水波川唇又容小氣船專運送于橫濱此地因
有舟楫之利元為舟子漁夫之巢窟市街狹斜屋宇
破壞中央有一空地塵芥為山犬屎作丘都人呼謂
築地原入都下見曠原持此地耳故屬僻地多不曾
顧者世界交際之為益也貿易之為利也近輒為外

國人之居留地全掃積年塵埃而新闢一繁華地居
留人員日月繁殖建築美屋脩繕寬街人烟稠密商
戶櫛比數年而為新小港只為遺憾者港底淺不能
容巨艦故居留于此地者宜教使留學生之徒多商
買移住者甚少矣後世若有能通大溝者獨不此地
亦可增全都之繁昌也

佳樓麗屋甍瓦相映有積煉化石者有置花崗石者
白堊雪輝于富嶽雪石炭烟薰于淺間烟街道數砌
石垣之兩無行潦門戶照硝燈燎之庭無暗夜或有
開園圃栽花木者或有穿池沼飼魚鳥者室內亦盡

美席牀布羅綸洋犬眠花窓戶垂繡幕佳人撐霞建

築之風庭砌之景瀟灑清潔皆多可觀者其概器也

詳記者 一群僮夫東亦見 連臂佇立某店前一夫

道神社歟佛閣歟高如觀音塔而無鰓口大似檀那

寺而無半鐘拜殿開帳亦不見御影安置不動尊歟

或祭仁王天歟一夫仰指点樓上道阿呀這箇辨天

之社也視彼凭欄婦人頭戴錦冠腰着緋袴美面不

異生活雜樣特可疑背面不見大地立其側者髮亂

鬚長似毛唐人非毛唐人是昆砂門天也亦可疑手

不掛珠數一夫道兄等謹可聞彼語祈禱歟念佛歟

真如唐人寐語。肥童磨革靴，在其側聞之，不堪抱腹。開口大笑。叟忽問曰：汝布袋孫歟？童又笑曰：野叟之頑愚甚矣。是英吉利商人某家也。如辨天，則羅紗北土俗呼異人，如昆砂門，則土人童則靴工之子也。叟憤曰：若黃口勿欺我老輩。叟距今二十年前詣伊勢參昆比羅。西京大坂無不到處。神與佛亦曾實見也。童起懷，馬真來示曰：是佛蘭西之京都也。西洋諸國之繁華，大廈層樓，列于府內，高于清水舞臺。美于日光靈屋。如這商館，則支店中支店，不過本店百分之二。以能可知其百美也。叟驚曰：余保正殿家猶為

奢外國，則人許其奢侈乎。曰：東洋諸國之不開化，好着敝衣，勉食粗食，寶玉空藏，如馬矢金錢不用，同屍丸家雖積萬金，不異一貧夫。是田舍之弊習也。夫稱奢者，賣田畝，貪酒食，典衣裳，愛娼妓，等乃奢也。人之在世，應其力為其樂，何謂之奢？有美衣，不服，有美食，不食，是非節儉，乃吝嗇也。叟若有財，亦能可住此家，抱彼辨天也。此婦非異人，日本人也。彼人來他國住，巨室擁美婦，此叟生此國，極破屋，愛醜婆，賢愚之相距，不亦遠乎？叟啜鼻汁曰：余雖老，未至八十字，可能習智，亦可能得妙齡，及武內宿禰三韓，亦可能征若

小兒何以為愚。曰：歇々諺云：老後子，後世可為大事者，乃童輩也。童年僅十三，不出七年，必航外國，娶其美婦，可住十層大樓也。今磨靴不異韓信過股間一童，又竊來，叟背後鼠鳴一聲，一引白鬚去。叟顧曰：油斷大敵，高叟。高叟與高祖國音相近真感心。感心與韓信國音同真感心。搔首而去。

總房之魚艘，來于築地，販賣西南河岸，魚戶連接，臙氣噎人。芝浦亦多漁家，萬魚活潑，新鮮可食。然彼手投魚網，自垂釣綸，皆捕魚之人也。此不然，遠買魚艘，常蓄生魚，多賣魚之人也。魚艘若三日不來，則價忽

沸騰。今朝十倍，昨夕者魚店之常也。故蓄生魚者，其刺而有得，大利都人嗜鮮魚，不論其價。如松魚則典衣擲數金而食，其打頭是俠客者流之習風也。都下魚店之盛，于築地，于芝浦，于深川，捕魚糊口者不可算數。况國內之廣大乎？故生于舟裡，死于舟裡者，亦不可算。古語云：海中猶有都舟子，以水為陸，以舟為家。謂有都亦宜也。或云：水上猶生解語花。夕陽已暮，烟橫蓬窓，新月正昇，風吹簾袂，船底袞冷，舟子未眠，三人團聚相依，話時已二更。浮雲遮月，船中乍暗，行舟有人，低々呼曰：船饅頭好，船饅頭好。

一夫忽聞曰：何等之珍菓，何等之甘食，未曾食之，請試嘗之。一夫曰：腹亦空耗，須一飽先，可問其品味也。一夫呼舟曰：我輩始來于都下，未曾知之，問其形如何，味亦如何。曰：形如小舟，而帶紫色，味之美如甘露。一箇餘味，能徹渾身。曰：余腹巨大，可能食數十日。日本一之黍團子，一人不過一箇，多食有害于命。三夫流涎而待之，有頃，何人手巾罩頭，悄悄遷舫，米時恰雲散，蓬窻復漏，月視則三婦連袖已逼他，膝頭一婦面塗白粉，其色如白堊，厚無香氣，蓋埋痘痕也。一婦兩臉極脰，真是兩峰聳谷，底微見低鼻。一婦年已垂

五十，全額皺皺，秋波已漲，雙鬢扶疎，霜柳將衰。三夫相顧，胸裡忪忪，目見口不能言。老婦自令曰：妾可食彼光頭，少婦曰：娘可挾此，少年中婦曰：婦請吞殘物。々々云：有福視其面，其物可想見。三婦微笑，動尻欲挑舟子，甚恐。一身將葬于妖魔口。一夫漸曰：汝等非食我物，我欲食汝物，何用。汝命少婦曰：娘以其業，食々不知其味。在君輩舌一口，猶能可合。食三人曰：價幾何。曰：一箇值僅二銖。曰：其物焉在何方，亦食之。婦指着其股間，曰：物乃在于斯。如是能食耳。三婦怒，擁三夫先摸他懷，探出其價，便跨得下，鞭飽食而去。

土俗稱新舟謂新造新婦亦稱新造乃新舟未載人
之謂歟雖寡婦年少則稱新造既載百夫者亦然其
實謂古造可矣饅頭則嗜欲貪無飽可謂喰命之口
新造則載運流不止真是溺人之舟食能保命亦能
害命舟能載人亦能覆人

新劇場

新富坊守田座

演戲之行于世特非貪觀樂寫人情摸風俗又足以
想像世沿革大星由良助之代其仇師直因名自動
義心武智十二郎之別其妻初菊自催哀淚伊賀越
之復離妹背山之戀情其源皆出于勸善懲惡是此

此葉設

不言客曰君不言則嫌郎必矣曰妹雖敢非然亦不
能言也客擁他背置己膝上白臉早相接紅唇乍相
合正是一枝牡丹初揚水一蕾初發香

淨瑠璃温習

附女師

都下歌舞之盛無婦而不歌者無女而不舞者不閑
貧富比戶皆然一月一回女師會門生開大席於茶
店或船宿而競其伎名之曰温習歌曰竹本曰富本
曰清元曰藤松曰何曰何舞曰中村曰坂東曰何曰
何樓上設高壇紅繡天幕添出晶負連中等數字翠
縷湘簾揭示某流某師大温習標紙師婦弟娘艷粧

盛飾裝衣一樣必表其孤記紋蒲團推錦歌案鏤金
 端姿整儀折鳴而簾捲群娘一曲相次而歌大抵師
 理管絃弟按歌曲鏘々調絃徐々發曲女喉而男音
 幼舌而老聲乍泣乍笑又清又濁高調正過行雲低
 韻全敗流水真是鶯兒學語鳳雛弄音小妹婀娜細
 腰舞于壇下都人而蠻女官姿而鄙風三尺垂袖掃
 地而自輕一雙擔桶吸潮而不濕乍送乍迎又向又
 背紫袂恰飄鶴翼翠裙真振鴛羽可謂西施戲花楊
 妃步月宮羽歌霓裳舞使人眷戀惱心恍惚焦思聽
 者與觀者蟻集于樓下賞歌褒舞如少年則聽歌而

危險無風無月夜色靜寂散髮少年訓升為外套殊
 長二八阿娘手中罩頭二人携手佇立于橋畔將投
 于水適有過橋商人商人為照提燈見之二人吃驚
 將去商乍止其袖少年曰僕等已決死請放其手阿
 娘亦將放去商曰嗚呼危哉嗚呼危哉一步若遲失
 半開雙花抑何故投身不死亦有為曰僕死不可止
 請聞其情少娘則師某處女也僕入其塾久矣戀慕
 互凝釀不義春逾人目閑相從終結比翼夢々重名
 浮已入師匠耳春情雖思案之外鑽穴隙援恩師之
 處女耻不可包過不可償娘亦慕僕不止欲去無旅

金僕携婦又焉往天下無容二身地赤繩誤結余輩
惡緣不死又何為曰君輩必有二親在若聞其死哀
悼幾何推愛我子情豈忍見其死乎幸有所受之為
替金聊足以支旅費傾囊與之可速去此地也少年
低頭振淚曰未相知受這鴻恩何以謝之何時償之
阿娘合纖手淚連綿欲言泣咽漸曰死固雖覺悟若
有枯木生花何欲暗路之旅爺君乃觀音之出現一
世高恩高于山娘死亦不朽商曰冗言勿費時速去
東京及夜未明二人乃謝携手去商自以為曾我誤
殺人愁雲鎖胸何日忘之欲償其罪不得其時今夕

救二人者足以贖罪愆快々々獨語喃喃々踏躡未去
一人武士考三為醉步跟々高屐危々多髮大束月
代長過四分紋服騎袴朱鞘低及三尺懷手來自觸
商高聲反罵曰汝視我為何乃舊幕大臣也汝觸武
士身其罪不輕曰商非敢觸官々反觸商士曰汝已
失禮欲巧言以逭其罪益不可免商乃謝士竟不聽
下放腰刀電光一晃商斃于刀下士微笑復不顧現
出平家之亡魂其時辨慶少不動高歌而去一子憂
父晚歸携伴頭急急步來忽蹶死散轉倒照燈視之
非別人乃我父也二人錯愕涕泣哀傷探懷視之有

薄無金是盜賊所行也。當區戶長適過此，曰：汝等何者？曰：盜殺余父。戶長曰：閔化之仁世，猶有如此國賊，官之執善政，賊豈能脫乎？不日可就捕縛汝等。戶藉何區，曰：云々。戶長詳記，曰：速可達于官。舞臺忽一轉，景况全變。

樹陰開茶店，榻子待客。傍有標杭書，足柄縣管轄大磯村八字。少年與阿娘，及乘人車，輾々挽來。憇茶店，挽夫左團次已去，阿娘忽發病，不堪其胸痛。少年又獨驚，不知失財囊于車內，將追挽夫去。娘泣扣袂曰：君不顧娘病，君去獨奈此身。曰：何遑顧汝失彼物，不

能移一步，故袖欲去。挽夫自返車來，少年曰：余為汝可活，其淳朴實可愛。忽探囊投金，挽夫驚曰：這箇十圓札，小可始見之，何敢受此大金。固辭不受之。少年強投而去。二人旅客，又來憇。挽夫視之，曰：想官是高。小可有所取，請即示紙幣。曰：或非贗乎？官請決之。少年出簿照準其番号，乍驚曰：嗚呼！羨政之恩波，我仇忽可復。汝受之于何人？曰：云々。受之曰：是乃殺余父大盜賊。挽夫錯愕曰：小可雖辭，彼不可何知其盜賊。小可如之何？少年曰：賊所之，汝不知之乎？曰：浴箱根溫泉果能至乎？否。曰：汝直載我去。汝若不行，不免其

党曰不行受其疑寧如共捕之乎將載二客去舞臺復轉忽為湯本景阿娘浴了浴衣細帶跪對粧鏡楊梳梳玄髻去少年亦浴來就坐後室忽有聲二人振刀入挽夫曰賊乃是也少男一刀將斬少年執烟管支之曰子等有何怨執白刃大喝一聲罵曰若大賊豈能脫乎某夜殺我父奪七十圓非賊何乃復父仇也曰有何證為賊曰若與十圓札於輓夫其番号與父所貯紙幣符合是其確證也若開懷視之番号皆符合開之果合曰然則救僕死者子之父也敢謝其深恩僕曾已決死非敢惜命只不堪受其賊名子鞠

刀請聞一片言僕某夜於本所一之檣將投身于水子父適來止死與七十圓曰可速去赴西國僕為子父再有生乃一世恩父豈害之乎少男曰死人不復汝言未可信又將放刀縣吏來制曰雖賊私不可罰少男不可曰復父仇誰道不一字曰復仇既嚴禁伐之汝亦犯罪汝勿慕動終縛少年與少婦去杉林繁翳街道自暗昇夫卸肩輿憩樹陰縣吏牽囚人過此地挽夫追來曰熟考囚人乃旧主之親友某君々性元端正非可殺人者一惑溺于色終至生惡心噫婦人禍可恐可謹說了泣下輿中人聞之以為泣者如

旧僕囚者似親友出與欲問衆已散暗夜寂寥不見人影或疑假寐一夢歟於此幕閉看棚人語涕宣塵路次窮處環堵容膝落魄寥々如夢寐按彼想此心鬱々不樂戶主携新聞紙來曰余明盲官為一讀之聞則載士某與某處女殺人奪金顛末適與親友某同名事蹟雖異亦有可會心或思世間多同名人是我心之迷也噫開化之時世便利亦便身在西京日聞東京新事如我頑愚未曾讀書未曾知藝放蕩極至潛身思之無所免罪時門前有人是非別人乃田僕也曰奴尋官奔走于處々恰遇鬻官腰刀人始知

官家官老母已垂死命之未終請一見官泣託之于奴官直東下可問其病也聞官零落甚矣其禍皆生自酒色官親友某亦迷色已生惡心繫于獄士驚曰其事蹟果如何請詳告之奴縷々說淚滴襟士曰意余過矣々々抑於本所殺人者我々非敢飲酒全為酒吞生此狂心故亡命遠流寓于此地嚙臍不及只供香花吊其靈耳今聞親友為余陷冤罪豈可堪默止乎毋疾亦雖可問孰若殺無罪友直東下自可訴之自今到大阪乘蒸艦不出三日能達橫濱到橫濱亦有鉄道便若誤一日恐彼已就刑先不如以電信

預訴之執筆研乎否。臺面變為亂問所。伴頭說少年曰：亡主一子悲，父死心狂亂，已垂死。若聞君伏罪，疾或可瘳也。君請恕之。曰：僕非全殺之，為子亡主，有命。為其人生，為其人死，是所謂因緣也。既獄吏就坐，少年自訴曰：抵今日，雖敢包藏天網，元非可免。我全害彼，敢謹就其刑。阿娘進曰：非全殺之，死敢不避，何堪受惡名。吏曰：汝何物以殺之。曰：以腰刀害之。曰：汝解時，世不佩一刀，何刀能害之。嗟呀！曰：嗟呀！
漸曰：已殺，投刀于水。吏曰：汝言皆詐也。汝殺身立義，其心底可感。其賊乃在西京，以電信已自訴有人。

呼訴々々，忽一士來坐白砂，具訴其罪。少年相顧互錯愕，是親友某也。伴頭顧亦驚，這箇主人曾以鳥銃誤殺其父，乃其子也。訴之為謝其罪。吏曰：獄已決，汝必年全無罪。商某曾殺其仇父，亦有何怨。某因自首減死一等，相顧相悅，相視相泣。時打鼓蓼々，幕乃下。

常平社

按往昔有建常平倉于都下，以賑窮民。今開常平社于百世後，如開其倉，餌其口，足以為救世一物。自古天下無窮民，絕窮民亦治世一物也。天下人盡為富民，誰敢為人役，是猶無野人，不能養君子。雖歐洲開

化國未嘗聞無窮民有之。又不可不救之。是此社所以為救世一物也。初開社于橫濱。次及東京。方今以在神田者為本社。出支店于四街。為其便。後遍及及全部。大有所益。世人稱貧云。一鍋一金。他無金氣。此金氣之為用重大。而謂金氣充備亦可矣。千金其實用。不如一錢金。何則。無金不能炊。不炊無飯。々々無生人。生命畢竟在釜中。人間一日不可缺之樞器也。然如獨夫獨婦。多欠一釜者。至貧生立街頭。食酢飯。喫串肉。或茶飯。或煨薯。合食以醫。一朝飢。或是多屬腐敗物。不異食病根。百病概生。自食不可不謹。有財

者亦。每時不能到烹店。此社則不獨謀其便。撰食新鮮而利人健康。雖貧獨生。無食敗物之憂。且不往而送。不炊而食。是此社所以緣起也。歟。

一匣行厨。樽箸副之。匣內澤庵必四片。月餅不逾二片。推草大小全。閑損益。燻麵厚薄尚。併飢飽飯粒之剛柔。豐助所掌。勿有雜舊冷飯。塩梅之加減。庖丁所職。最禁交。昨夕汁烹魚。與我胴肉。甚嫌首與尾。切薯欲彼頭部。何同瘦與肥。只飯有量。從搵之所向。不越矩行厨。值約有三等。上者八錢。中而六錢。下則四錢。都人多命。中位如下等。則役夫或貧生之所食。菜品

大異。油豆腐為主眼，羊子、蓮根、鱗、次雜居。至魚肉，不過鯿、鮒、鮠、鯉。如飯量尚與上等同，足以支飢腹。厨丁擔雙竹籃配附四方，如會社塾校，累累送來，不誤其食時。食客多少，則生于菜飯多少。此魚小，于彼夕菜粗于朝，或論塩梅，或評品物，不異餓鬼道之施餓鬼。貧生甚恐，彼却為債鬼米。

一生詰厨丁曰：昨夕飯量減數匙，腹虫鳴不平，訴其飢。汝須注意。丁曰：有定規。盛之，豈有其多少乎？官大食未曾餘一粒，或飢極後食，故不飽也。是非厨丁所知。曰：何然？汝或途中一掬食米，欺余歟？余腹亦有定

規。一匙多為放屁，一匙減為雷鳴。腹必有聲報之，是其確證也。汝入余腹視之，恐有空處，食減屎亦減。近頃屎價沸騰，一滴閱其價，故余未曾屎于他路之遠，不能到我家，則擇之歸投于廁，如放屁袋之來散于菜畑。丁曰：論飯量及屎尻官，醜腸亦甚矣。須為談尾也。曰：汝屎郎謹聞之，余非敢惜屎語云：糞于田，不糞不熟，百穀生自屎，歸于屎，食飯猶食屎，都下屎舟之多，日輸出幾百艘，皆糞田疇也。無屎人不能生活，屎亦可尊。丁欠伸搔腕曰：歇々々官鄙言不如屎能曰：汝以余高論為非歟？丁擔籃將去曰：官論如屁々々。

明治七年六月刻

發兌書林

山城屋政吉

京橋銀座三丁目

010190532084

昭和四十七年

五月三十日也此日爽快至夕世傳曇云云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終

48-13756

